

性理大全

卷之四十二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

諸儒二

程子門人

程子曰。呂與叔閑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呂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讀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使道中庸矣。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穎悟。○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





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某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與斯學於既絕力小任重。而懼其難者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質夫者幾希。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質夫之至。吾無疑焉。○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邢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

務練習。蓋美材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可惜哉。○范淳夫色溫而氣和。其人如玉。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謝顯道爲切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謝良佐因論求舉於方州。與就試於大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計較。明且勇矣。○謝良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曰此便是惻隱之心。○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與呂與叔語宜礙而信者。致誠也。○尹焞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



道者

呂氏大忠曰蘇季明德性純茂強學篤志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定夫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伊川稱游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定夫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

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定夫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河東侯氏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其憤悱如此○明道先生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周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願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有諸曰。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來見。留十餘

日。先生謂焯如見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焯即往問焉。謝曰。良佐每常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焯具以告。先生曰。某見得他也是如此。不聞有此語爾。

華陽范氏曰。呂與叔脩身好學。行如古人。○朱光庭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旣終身力行。之。及見二程先生。而聞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服行其教。造次不忘。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武夷胡氏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



倡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  
上蔡謝顯道龜山楊中立三人是也○龜山天資夷曠  
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  
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間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  
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  
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  
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  
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  
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者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  
於人蔡氏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  
焉能晚之

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  
訪禪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  
龜卜也○侯師聖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  
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確時事則纖微皆察

陳氏淵曰明道在穎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甚喜  
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  
道南矣又曰謝顯道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明  
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  
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  
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馮氏忠恕曰。和靖言嘗侍坐伊川。問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焯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焯。伊川以為然。伊川沒。未幾思叔亦歿。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為於世。

祁氏寬曰。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呂氏稽中曰。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和靖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子曰。子有母在。和靖歸告其母。母曰。吾

知汝以為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退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焯張繹為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尹氏子也。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為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學。既歸。閑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



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遠色先生實似之。

章氏憲曰。龜山先生嘗云。程門後來成就莫踰王信伯。胡安國嘗薦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爲君子。柔爲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相次可

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問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勸定貢法以取賢。歛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呂云。某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不純。想後來見二程了却好。○游定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



推者矣。○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龜山解文字著述。無綱要詩文。說道理之類。才說得有意思。便無收殺。包揚曰。是道理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質弱。○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爲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种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便見聽據。當時事勢亦

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如何爾。○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爲者。只是說得那沒緊要底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旣不能然。又只是隨衆鶻突。又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爲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



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

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闊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字。曰。此說是。○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



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為欲得正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漉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未成，倫緒難看。在曰：然。彥明看得好，想見

煞著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自其上者言之，有明未盡處；自其下者言之，有明得一半，便謂只是如此。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便謂二程之教止此。孔孟之道亦只是如此。惟是中人，之性常常要著力照管自家這心，要常在。須是窮得透徹方是。○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



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和靖  
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  
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  
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  
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  
下看他作什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  
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導  
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  
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略  
不同此告君之法也○和靖當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

嘗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和靖曰  
未是張曰何者爲至和靖曰好善優於天下爲至張初  
不喜伊洛之學此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明惜但此而  
止耳○尹子之學有偏處渠初見伊川將朱公掞所抄  
語錄去呈想是他爲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  
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他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  
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  
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  
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  
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



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朱公揆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也南軒云朱公揆奏狀說伊川不著曰不知如何方是說著大意只要說得實便好如伊川說物便到四凶上及呂與叔中庸皆說實話也○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如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又曰淳夫資質極平正點化得是甚次第○李朴先之大槩是能尊尚道學但恐其氣剛亦未能遜志於學問○問郭冲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

孟中庸說猶踈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踈略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可駭也○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不知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



解得又曰。呂與叔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却須理會得到。○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煞進。

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灑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爲憂。有朋友講習。



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  
得其師之說○上蔡多說過了龜山巧又別是一般巧  
得又不好范諫議說得不巧然亦好和靖又忒不巧然  
意思好○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  
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子之年殆不可量其他  
門人多出仕宦四方研磨亦少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  
○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二人蓋  
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  
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  
矣○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

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  
得定亦多近傍理龜山說話頗淺狹范淳夫雖平正而  
亦淺又問嘗見震澤記善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  
差曰彼只見伊川面耳○問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  
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  
親切有此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問龜山立朝  
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龜山少年  
未見伊川時先去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  
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其甚羅仲素時復亦  
有此意○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氏陳文蔚曰



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門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劉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

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為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



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揚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亦遠。及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為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

南軒張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只當學子路。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時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直到後來。圍城不知救正。得如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位太高爾。○吳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為克己之學。有一研。平生極愛惜。

遂去之。然猶往來于心。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己之難也。程疇因言。上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為合要用。卻無健美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曰。上蔡偏處雖多。惟其勇。故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工少。而涵養之工多。問游先生如何。曰。亞于二公。

覺軒蔡氏近思後錄曰。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為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至死不變。○劉質夫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李端伯胷中闊肆。開發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



不流時靡有爭。遇事如控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呂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和叔與人語必因其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楊遵道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冰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劉安節貌溫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己者未嘗見其怒色。恚辭。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張思叔

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馬時中天資重厚。雖勇於爲義。而恥以釣名。居朝凡所建明。輒削其藁。故人少知者。

西山真氏讀書記曰。呂希哲從安定胡先生於太學。與程先生並舍。察程先生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爲說書二年。日夕勸道人主以脩身爲本。脩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脩。左右之人且不



能喻况天下乎。其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嘗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意。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凡案無他書。惟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劉質夫自髻齒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

性孝悌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劉安節天資近道而敏於學問。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沉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所得。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悌。天下之理有一無二。迺若異端則有間矣。○尹和靖莊正仁實。不欺闇室。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呂和叔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尅期可到。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



游定夫嘗問謝顯道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面做工夫來。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馬伸時中崇寧中禁元祐學，姦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游，間以趨利叛去。時中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求見先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一造焉。

靖康初為御史，以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酒，死。嘗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又嘗曰：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羅從彥

字仲素，號豫章。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迺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先生性明而脩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



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見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朱子曰。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李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大。○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

看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



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

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石作。備創為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邪。

周氏坦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曾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錄一篇。



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略可推矣

李侗

字愿中號延平

朱子曰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

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人有以矜式焉又曰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



中節。又曰。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先生喜黃太史。稱濂溪。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曾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少進矣。○先生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

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問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昏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先



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下看也若日人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

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遂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其較正齋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真得龜山法門○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其不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訥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察○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



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辨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先生有爲。只用蠱卦。但有決烈處。○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熹向來亦是如此。○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

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即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



以不觀觀之。○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覩。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問。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常見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人若著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六不可堪者。持以自

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舊見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祭先生文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



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筆一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掘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

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已歿。孰云非天。熹也小生。巾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閭閻侃侃。歛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泰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以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



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決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舍。奔走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胡安國

字康侯。諡文定。仁仲號。五峯附。

子寅。字明仲。號致堂。

宏

上蔡謝氏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河東侯氏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侯一人耳。

朱子曰。公傳活退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擬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媿於古人。○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穎昌靳裁之啓發。又曰。後來得之上蔡者。多。○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



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己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綱却有病。○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用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牾處。○致堂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甚麼事做不得。只是不通檢點。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矣。○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疑議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為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問知言論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問道字疑。可改為德字。曰。亦可。但言

其自自然然則謂之道言其實體則謂之德

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

伊川答呂與叔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呂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又問中誠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理固未嘗不同。但聖賢說一箇物字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自是他一箇字中。



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書初便不用許多了。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得他所說字本相。如誠如仁若便只混看則下梢都看不出。○問誠者性之德曰何者不是性之德。如仁義禮智皆是恁地說較不切不如胡氏誠者命之道乎說得較近傍。○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為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了故把做同體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

黃直卿曰他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曰他也把中做無善惡。○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語有病且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纔違仁其心便不仁矣豈可謂心無不仁。○伊川初嘗言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峯却守其前說以心為已發性為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



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  
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  
知其爲此心。物欲誘引。孰知其爲人欲。便以道義對物  
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遂旋於此處。攙入兩端。則是性  
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  
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  
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大故誇逞。某嘗謂聖  
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  
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總老相遇。因論孟子說  
性。曾有此言。文定往往得之。龜山故有是言。然總老嘗

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失性善之意。  
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爲歎美之辭。  
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  
而見者。以答求放心之問。然雞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  
可收之理。人之放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  
待天理發見於物欲之間。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闕  
多少去處。正如屋下失物。直待去城外求也。愛牛之事。  
孟子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况操存涵  
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見。然後操存之理。今胡  
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人下。纔說心便不說用。



心以爲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某以爲孟子所謂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以用言也？○黃直卿言五峯說性云：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不知却反說得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某常要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好惡性也。既有好即具善，有惡即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不定於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旣曰天便有天命，天討。○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唯

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至。○問五峯言天命不囿於善，不可以人欲對。曰：天理固無對，然有人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對，爲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則善便不得不與惡對，爲盛衰。且謂天命不囿於物，可也。謂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也。謂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來矣。○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爲有善惡，故有好惡。善惡字重，好惡字輕。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峯言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亦是性也。而可乎？○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



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智爲體如五峯之說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禮與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箇大人欲窠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鑿脫非小失也同行異情一句却說得去又曰胡氏之病在於說性無善惡體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則非也同行異情蓋亦有之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溺於此所以與常人異耳問聖賢不視惡色不聽惡聲此則非同行者曰彼亦就其同行處說耳某謂聖賢立言處處皆通

必不若胡氏之偏也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不取其說是以人欲爲性矣此其甚差者也又曰天理人欲如何同體得如此却是性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甚麼做體却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之爲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爲性却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善道理萬善總名才有一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處如何却與人欲同體今人全不去看○人學當勉不可據見定蓋道理無窮人之思慮有限若只守所得以爲主則其或墮於偏者不復能自明也如五峯只就其上成就所學亦只是忽而不詳



細反復也。○明仲嘗畏五峯議論精確。五峯亦嘗不有其兄嘗欲焚其論語解并讀史管見。以今觀之殊不然。如論語管見中雖有粗處亦多明白。至五峯議論反以好高之過得一說便說其實與這物事都不相干涉。便說得無著落。五峯辨疑孟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若是恁地分疏。孟子剗地沈淪不能得出世。○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敵己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

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五峯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捨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序五峯文集曰。



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紆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粵自蚤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詞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一

諸儒三

朱子

名熹字仲晦號晦庵

屏山劉氏作元晦字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陋巷聞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駿。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文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聰



